

江寧府志

漢書門			
二	九	八	類
二	九	八	號
四	八	架	函

內閣文庫			
三	二	漢	
九	三	書	
二	四	九	
函	八	八	
六	八	八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398
冊數	48 (28)
函號	292 14

二十一上



江寧府志卷之二

人物傳一

大典
校曲
籍

淺草文庫

鍾山之英江淮澄泓篤生賢哲於昭令名或出或處
是法是程知人論世茲焉景行作人物傳

漢

張磐字子石丹陽人也為交阯刺史以清白稱時荊州

賊胡蘭餘黨南走蒼梧刺史度尚懼為已責乃徧上

言蒼梧賊入荊州界遂徵磐下廷尉辭狀未正會赦

見原磐不肯出獄更牢持械節獄吏謂磐曰天恩曠

然而君不出何也磐因自列曰磐備位方伯為國爪

牙而爲尚所枉受罪牢獄夫事有虛實法有是非譬
實不辜救無所除如忍以苟免永受侵辱之恥生爲
惡吏死爲敝鬼乞傳尚詣廷尉面對曲直足明真僞
尚不徵者譬埋骨牢檻終不虛出望塵受枉廷尉以
其狀上詔書徵尚到廷尉辭窮受罪以先有功得原
譬後爲廬江太守

杭徐字伯徐丹陽人以膽智稱初試守宣城長悉移深
林遠藪椎髻鳥語之人置於縣下由是境內無復盜
賊後爲中郎將宗資別部司馬擊太山賊公孫舉等
破平之斬首三千餘級封烏城東鄉侯遷太山都尉
寇盜望風奔亡及遷長沙太守宿賊皆平卒於官桓
帝下詔增封千戶

陶謙字恭祖丹陽人少學爲諸生性剛直有大節舉茂
才察孝廉拜尚書郎除舒令在官清白遷幽州刺史
叅車騎將軍張溫軍事西討韓遂邊章軍還會徐州
黃巾起以謙爲刺史討黃巾大破走之境內晏然時
董卓雖誅而李郭作亂四方斷絕謙每遣使間行奉
貢西京詔遷爲徐州牧封溧陽侯流民多歸之會曹
操父嵩辟難琅琊謙別將襲殺之操欲伐謙而畏其
強乃表請州郡罷兵謙上書言克難平亂非兵不濟

今妖寇類衆殊不畏死屯結連兵至今爲患今日兵
罷明日難必至上忝朝廷寵授之本下令群兇日月
滋蔓非所以強幹弱枝遏惡止亂也輒勒部曲申令
警備冀効微勞以贖罪負搯得書知不罷兵遂擊謙
破彭城傅陽謙退保郟操攻之不克還拔取慮睢陵
夏丘皆屠之三輔百姓依謙者殲焉其後操復擊謙
略定琅琊東海諸縣謙懼不免欲走歸丹陽會呂布
據兗州操還擊布是歲謙病卒

芮祉字宣嗣丹陽人從孫堅征伐有功堅薦爲九江太
守轉吳郡所在有聲

吳

張昭字子布其先彭城人好學善隸書漢末避亂渡江
居秦淮孫策命爲長史文武之事一以委之策亡昭
率郡僚立策弟權而輔之權每田獵常乘馬射虎昭
前曰夫爲人君者謂能駕御英雄驅使群賢豈徒馳
逐於原野校勇於猛獸乎權謝之魏使者邢貞拜權
爲吳王入門不下車昭謂貞曰夫禮無不敬法無不
行而君敢自尊大豈以江南寡弱無方寸之刃乎貞
遽下車吳王於武昌臨釣臺飲酒大醉昭正色而出
吳主呼還謂曰爲共作樂耳公何爲怒乎昭對曰昔

紂爲糟丘酒池長夜之飲當時亦以爲樂不以爲惡也吳主默然遂罷酒初當置丞相衆議歸昭吳主曰孤豈爲子布有愛乎領丞相事煩而此公性剛所言不從怨咎將興非所以益之也吳主旣稱尊號昭以老病上還官位更拜輔吳將軍改封婁侯食邑萬戶在里宅無事乃著春秋左氏傳解及論語注後公孫淵稱藩吳主欲遣使昭與相反覆吳主不能堪案刀而怒曰吳國士人入官則拜孤出官則拜君孤之敬君亦爲至矣而數於衆中折孤孤嘗恐失計昭熟視曰臣雖知言不用每竭愚忠者誠以太后臨崩呼老臣於牀下遺詔顧命之言故在耳因涕泣橫流吳主擲刀致地與昭對泣然卒遣張彌許晏往昭忿言之不用稱疾不朝吳主恨之士塞其門昭又於內以土封之淵果殺彌晏吳主數慰謝昭昭固不起因出過其門呼昭昭辭疾篤吳主燒其門欲以恐之昭更閉戶權使人滅火住門良久昭諸子共扶昭起乃載以還宮深自克責昭不得已然後朝會昭容貌矜嚴吳主憚之常曰孤與張公言不敢妄也年八十一卒遺令幅巾素棺歛以時服

諸葛瑾字子瑜其先瑯琊陽都人漢末避亂江東孫權

用爲長史轉中司馬權遣瑾使漢通好與其弟亮俱公會退無私面與權談說諫喻未嘗切愕微見風彩粗陳指歸徐復託事造端以物類相求於是權意往往而釋從襲關羽封宣城侯代呂蒙領南郡太守漢昭烈東伐吳吳主求和時或言瑾別遣親人與昭烈相聞權曰孤與子瑜有死生不易之誓子瑜之不負孤猶孤之不負子瑜也後遷左將軍督公安假節封宛陵侯瑾爲人有容貌思度于時服其弘雅權亦重之卒遺命素棺以時服斂子恪才俊有盛名

是儀字子羽北海營陵人依劉繇避亂江東繇軍敗儀徙會稽吳主權優文徵儀專典機密拜騎都尉呂蒙圖襲關羽吳主以問儀儀善其計拜忠義校尉既定荊州都武昌拜裨將軍守侍中黃武中遣儀之皖就將軍劉邵欲誘致曹休休至大破之遷偏將軍入闕省尚書事又令教諸公子書吳主遷秣陵太子登畱鎮武昌使儀輔太子太子敬之事先諮詢然後行後從太子遷建業復拜侍中中執法典校郎呂壹誣白故江夏太守刁嘉謗訕國政吳主怒收嘉繫獄并驗問同坐人窮詰累日群臣屏息儀據實云無聞辭不傾移嘉遂得免漢相諸葛亮卒吳主垂心西州遣儀

使漢稱意後拜尚書僕射南魯二宮初立儀以本職
領魯王傅儀嫌二宮相切近乃上疏言二宮宜有降
殺正上下之序明教化之本書三四上爲傅盡忠動
輒規諫不治產業爲屋舍財足自容拯贍貧困家無
儲畜吳主聞之幸儀舍求視蔬飯親嘗之對之歎息
卽增俸賜益田宅儀累辭讓以恩爲戚事國數十年
未嘗有過吳主歎曰使人盡如是儀當安用科法爲
張悌字巨先襄陽人少有名理孫休時爲丞相晉之伐
吳也悌督沈瑩諸葛靚逆之牛渚軍敗緒靚退走以
一介迎悌去悌不可靚自往牽之曰天下存亡冥會
有極豈卿一人所知何故自令死辱爲悌垂涕謂靚
曰仲思今日是吾死日也我兒時爲卿家丞相所拔
常恐不得死所負名賢國士知耳今以身殉社稷何
不足吾所乃復遁耶仲思往矣無落吾事靚流涕去
悌宅在板橋浦死葬其地

石偉字公操本南郡人好學秉節仕吳爲光祿大夫因
家金陵吳亡晉太康二年詔偉秉志清白皓首不渝
加二千石以終厥世偉佯狂不受

陶璜字世英秣陵人也父基吳交州刺史璜少歷顯位
會交州亂晉遣將軍毛昺九真太守董元等自蜀出

交趾璜爲蒼梧太守拒戰敗于分水亡二將大都督薛翊怒謂璜曰君自表討賊而喪二帥其責安在璜曰下官不得行意諸軍不相順故致敗耳翊怒欲引軍還璜夜以數百兵襲董元獲其寶物船載而歸翊乃謝之以璜領交州爲前部督璜從海道出徑至交趾元距之諸將將戰璜疑斷墻內有伏兵列長戟于其後兵纔接元僞退璜追之伏兵果出長戟逆之大破元等遂克交趾因用璜爲交州刺史初晉將霍弋命昺等守交趾與之誓曰若賊圍城未百日而降者家屬誅若過百日救兵不至吾受其罪昺等守未百日糧盡乞降璜不許給其糧使守諸將並諫璜曰霍弋已死不能救昺等必矣可須其日滿然後受降使彼無得罪我受有義內訓百姓外懷鄰國不亦可乎昺等期訖糧盡救兵不至乃納之吳主以璜持節都督交州諸軍事武平九德新昌土地阻險峒獠勁悍歷世不賓璜征討開置三郡及九真屬國三十餘縣徵璜爲武昌郡督吳旣滅璜流涕數日遣使送印綬詣洛陽詔復其本職封宛陵侯在南三十年威恩著于殊俗及卒舉州號哭

晉

王導字茂弘其先臨沂人光祿大夫覽之孫也少有風
鑒識量清遠陳畱高士張公見而奇之曰此兒容貌
志氣將來之器也元帝爲瑯琊王與導素相親善導
知天下已亂遂傾心推奉會帝出鎮下邳請導爲安
東司馬軍謀密策知無不爲及徙鎮建康吳人未附
導患之適從兄敦來朝導謂之曰瑯琊王仁德雖厚
而名論猶輕兄宜有以匡濟會上已觀襖帝乘肩輿
具威儀敦導及諸名勝皆騎從紀瞻賀循顧榮皆江
南之望竊覘之乃相率拜於道左導勸引之以結人
心乃躬造循榮二人皆應命而至由是吳會風靡百
姓歸心焉導勸收其賢俊與之圖事時荆揚晏安戶
口殷實導爲政務在清靜每勸帝克己勵節尤見委
仗號爲仲父嘗從容謂導曰卿吾之蕭何也晉國旣
建以導爲丞相軍諮祭酒桓彝初過江見朝廷微弱
謂周顛曰我以中州多故來此欲求全活寡弱如此
將何以濟往見導極談世事還謂顛曰向見管夷吾
無復憂矣過江人士每至暇日相要出新亭飲宴顛
中坐而歎曰風景不殊舉目有江山之異皆相視流
涕惟導愀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剋復神州何至
作楚囚相對泣邪衆收淚而謝之時軍旅方殷學校

廢缺導勸立學以端風化帝納之及登尊號引升御
牀共坐導固辭至于三四曰若太陽下同萬物蒼生
何由仰照乃止及劉隗用事導漸見疎遠任真推分
澹如也有識咸稱導善處典廢焉敦之反也隗請悉
誅王氏導率群從子姪二十餘人每旦詣臺待罪帝
以導忠節有素特還朝服召見之導稽首拜曰逆臣
賊子何世無之豈意今日近出臣族帝蹠而執之曰
茂弘方託百里之命於卿是何言邪乃詔曰導以大
義滅親可以吾爲安東時節假之及敦得志加守尚
書令敦又舉兵內向時寢疾導便率子弟發哀衆聞
謂敦死咸有奮志敦平進封始興郡公明帝崩復與
庾亮等同受遺詔共輔幼主是爲成帝庾亮將徵蘇
峻訪之於導導曰峻猜險必不奉詔且山藪藏疾且
包容之固爭不從旣而難作六軍敗績導入宮侍衛
峻以導德望不敢加害猶使以本官居己之右峻又
逼乘輿幸石頭導謀奉帝出奔義軍不果及事平宗
廟宮室並爲灰燼朝議遷都導曰建康古之金陵舊
爲帝里古之帝王不以豐儉移都苟弘衛文大帛之
冠則無往不可若不續其麻則樂土爲墟矣宜鎮以
靜群情自安導簡素寡欲倉無儲穀衣不重帛帝知

之給布萬疋以供私費卒時年六十四成帝舉哀於
朝堂喪事賙禭之禮一依漢博陸侯及安平獻王故
事自導渡江子孫遂家建業衣冠人物一時爲盛導
諸子皆知名中子洽少與荀羨俱有美稱歷官吳郡
內史穆帝徵拜中書令固讓不受

賀循字彥先其先山陰人徵辟皆不就元帝遷鎮東大
將軍引爲軍司敦逼不得已乃輦疾至建業元帝親
幸其舟側諮以政道循羸疾不堪拜謁乃就加朝服
賜第一區車馬床帳衣褥等物循一無所受時江東
草創盜賊多發元帝思所以防之問循循勸明部
設亭徼峻其綱目嚴其刑賞勤則有殊榮之報墮
有一身之罪以時番休役不至困若寇多不能獨制
者可指其踪跡言所在都督尋當致討帝從之及愍
帝卽位又表爲侍中道險不行以討華軼功封鄉侯
循自以卧疾私門不受建武初爲中令加散騎常侍
又以老疾固辭改拜太常常侍如故循以九卿舊不
加官又疾不宜兼職惟拜太常而已時朝廷新建凡
有疑滯皆諮於循循輒依經禮以對爲當世儒宗其
後以循清貧下令賜六尺牀薦席褥并錢二十萬循
又讓不許不得已畱之初不服用及踐位以循行太

子太傅太常如故累表固讓元帝以循體德率物有
不言之益命皇太子親往拜焉循有羸疾而恭於接
對詔斷賓客其崇遇如此疾漸篤元帝親臨執手流
涕太子問疾者三往還皆拜儒者以爲榮循少玩篇
籍善屬文博覽衆書尤精禮傳雅有知人之鑒拔同
郡楊方於卑陋卒成名於世

紀瞻字思遠秣陵人也少以方直知名舉秀才尚書郎
陸機策之瞻詞旨通敏文義燦然機深加歎賞永康
初詔人舉寒素大司馬辟東閣祭酒太安中棄官歸
家與顧榮等共誅陳敏拜尚書郎與榮同赴洛至徐
州聞亂日甚將不行會刺史裴盾得東海王越書謂
瞻等顧望以軍禮發遣乃與榮各解船棄車牛一日
一夜行三百里還揚州元帝爲安東將軍引爲軍諮
祭酒轉鎮東長史帝親幸瞻宅與之同乘而歸以討
周馥華軼功封都鄉侯石勒入寇加楊威將軍都督
諸軍事勒退除會稽內丈時有詐作大將軍府符收
諸暨令令已受拘瞻覺其詐便破檻出之訊問使者
果伏詐妄尋遷丞相軍諮祭酒論討陳敏功封臨湘
縣侯及長安不守與王道俱入勸進元帝不許瞻云
二帝失御宗廟虛廢陛下膺錄受圖特天所授而猶

欲守匹夫之謙非所以闢七廟隆中興也且今五都
燔蕪宗廟無主劉淵竊弄神器於西北而陛下欲
高讓於東南此所謂揖讓而救火也帝猶不許使殿
中將軍韓績徹去御座瞻此績曰帝座上應星宿敢
動者斬帝爲改容及踐位拜侍中轉尚書上疏諫諍
多所匡益嘗獨引瞻於殿室慨然曰社稷之臣無復
十人如何因屈指曰君臣其一瞻辭讓元帝曰方欲
與君善語復云何崇謙讓邪瞻才兼文武忠亮雅正
俄轉領軍將軍當時服其嚴毅以久病請去官不聽
復加散騎常侍及王女逆帝使謂瞻曰卿雖病
爲朕卧護六軍所益多矣乃賜布千疋瞻不以歸家
分賞將士賊平復自表還家不許就拜驃騎將軍止
家爲府尋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穆

薛兼字令長丹陽人也父竺有名于吳吳平爲散騎長
侍兼清素有器宇少與同郡紀瞻廣陵閔鴻吳郡顧
榮會稽賀循齊名號爲五雋初入洛司空張華見而
奇之曰皆南金也察河南孝廉辟公府除比陽相蒞
任有能聲歷轉司空東海王越祭酒賜爵安陽亭侯
元帝爲安東將軍以爲軍諮祭酒稍遷丞相長史甚
勤王事以上佐祿優每自約損取周而已進爵安陽

鄉侯拜丹陽太守中興建轉尹領太子少傅自綜至
兼三世傳東宮談者美之明帝卽位猶申師傅之敬
是歲卒贈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

張闔字敬緒丹陽人昭之命孫少孤有志操太常薛兼
進之於元帝言闔才幹固當今之良器卽引爲安
東叅軍甚加禮遇轉丞相從事中郎以母憂去職旣
葬帝强起之以佐翼勲賜爵丹陽縣侯遷侍中元帝
踐阼出補晉陵內史在郡甚有威惠所部四縣並以
旱失田闔乃立曲阿新塘溉田八百餘頃歲豐

以闔與造免官後八

之言曰張闔與陔

可謂益國而反被黜使臣下難復爲善元帝感悟乃
下詔曰丹陽侯闔昔以勞役部人免官雖從吏議猶
未掩其忠節之志也倉廩國之大本宜得其才今以
闔爲大司農闔陳黜免始爾不宜便居九列疏奏不
許元帝崩以闔爲大匠卿營建平陵事畢遷尚書蘇
峻之役闔與王導俱入宮侍衛峻使闔持節督東
軍王導潛與闔謀宣太后詔於三吳令速起義軍陶
侃等至假闔四征將軍與陶回共督丹陽義軍又與
蔡謨虞潭王舒等招集義兵以討峻峻平賜爵宜陽
伯遷廷尉以疾解職拜金紫光祿大夫尋卒

諸葛恢字道明祖誕瑯琊陽都人魏司空以起義被殺
父覲奔吳爲大司馬吳平逃竄不出恢弱冠知名試
守卽丘長轉臨沂令爲政和平值天下大亂避地江
左名亞王導庾亮于時潁川荀闔字道明陳畱蔡謨
字道明與恢俱有名譽人謂之語曰京都三明各有
名蔡氏儒雅荀葛清元帝爲安東將軍以恢爲主簿
再遷江寧令討周馥有功封博陵亭侯遷從事中郎
兼統記室時四方多務歲疏殷積恢斟酌酬答咸稱
折中于時王氏爲將軍而恢兄弟及顏含並居顯要
劉超以忠謹掌書命時人以帝善任一國之才愍帝
卽位徵用四方賢雋召恢爲尚書郎元帝以經緯須
才上疏畱之承制調爲會稽太守臨行帝爲置酒謂
曰今之會稽昔之關中足食足兵在於良守以君有
蒞任之方是以相屈四方分崩當匡振圯運政之所
先君爲言之恢對曰今天下喪亂風俗陵遲宜尊五
美屏四惡進忠實退浮華帝深納焉太興初以政績
第一詔增秩中二千石頃之以母憂去官服闋拜中
書令王敦上恢爲丹陽尹以久疾免明帝征敦以恢
爲侍中加奉車都尉討王含有功進封建安伯
卞壺字望之先濟陰人幼有名譽累轉御史中丞領尚

書令明帝不豫與王導等並受顧命成帝卽位導以疾不至壺正色於朝曰王公豈社稷之臣耶大行在殯嗣皇未立寧是人臣辭疾之時導聞之輿疾而至是時導稱疾不朝而私送車騎將軍郗鑒壺奏導虧法從私無大臣節御史中丞鍾雅阿縱不舉劾並請免官舉朝震肅庾亮將召蘇峻壺固爭不從峻果稱兵壺率諸將拒戰敗績壺時發背剗猶未合力疾苦戰死之二子眡眄亦赴敵死夫人裴氏撫二子尸哭曰父爲忠臣爾爲孝子復何恨乎葬冶城旁至今廟祀不絕

陶回璜從子司徒王導引爲從事中郎遷司馬蘇峻之役回與孔坦言於導請早出兵守江口峻將至回復謂亮曰峻知石頭有重戍不敢直下必向小丹陽南道步來宜伏兵要之可一戰而擒亮不從峻果從小丹陽經秣陵迷失道夜行無復部分亮深悔不從回之言尋王師敗績回還邑收合義軍得千餘人與陶侃溫嶠等并力攻峻又別破韓晃以功封康樂伯時大賊新平綱維弛廢導以回有器幹擢補北軍中候俄轉中護軍吳興太守時人饑穀貴回不待報輒便開倉及割府郡軍資數萬斛米以救乏絕由是一境

獲全旣而下詔并勅會稽吳郡依回振恤二郡賴之
在郡四年徵拜領軍將軍加散騎常侍征虜將軍如
故回性雅直不憚疆禦丹陽尹桓景佞事王導甚爲
導所昵會熒惑守南斗經旬導語回曰南斗揚州分
而熒惑守之吾當遜位以厭此謫回答曰公以明德
作相輔弼聖主當親忠貞遠邪佞而與桓景造膝熒
惑何由退舍導深愧之咸和二年以疾辭職不許徙
護軍將軍常侍領軍如故未拜卒諡曰威四子汪陋
隱無忌咸有幹用皆至大官

謝鯤字幼輿本陽夏人通簡有高識好老易爲王敦長
史雖自處若穢而動不累高敦有不臣之迹鯤知不
可以道匡弼乃優游寄遇不屑政事從容諷議卒歲
而已及敦將爲逆至石頭嘆曰吾不復得爲盛德事
矣鯤曰何爲其然但使自今以往忘日去耳及至
都復曰近來人心何如鯤對曰明公之舉雖欲大存
社稷然悠悠之言實未達高義周顛戴若思南北人
士之望明公舉而用之群情帖然矣是日敦遣兵收
周戴而鯤弗知敦旣害忠賢稱疾不朝將還武昌鯤
喻敦曰公若能朝天子使君臣釋然萬物之心于是
乃服仗衆望以順群情盡冲退以奉主上如斯勲侔

一匡名垂千載矣敦不從竟不朝而去鯤尋卒年四十三

士嶠字開山先世晉陽人司徒渾之族永嘉末攜二弟避亂渡江時元帝鎮建鄴教曰王祐三息始至名德之胄並有操行宜蒙飾叙王敦請爲叅軍爵九原縣公敦在石頭欲禁私伐蔡洲荻嶠曰中原有菽庶人採之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若禁人樵伐未知其可敦不悅敦將殺周顛戴淵嶠於坐諫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安可戮諸名士以自全生敦大怒欲斬嶠賴謝鯤以免敦猶銜之出爲領軍長史敦平後除中書侍郎咸和初朝儀欲以嶠爲丹陽尹嶠以京尹望重不宜以疾居之求補廬陵郡乃拜廬陵太守卒謚穆顏含字弘都先世華人少有操行以孝友聞兄畿得疾就醫死於醫家家人迎喪旒繞樹不可解引喪者顛仆稱畿言曰我未應死但服藥所悞今當復活慎勿葬也父祝之歸家旒乃解及還其婦夢之曰吾當復生可急開棺毋及家人又夢之卽欲開棺而父不聽含時尚少乃慨然曰開棺之痛孰與不開相負父母從之乃共發棺果有生驗但奄然餘息將視累月猶不能語闔家營視頓廢生業母妻皆有倦意含乃棄

絕人事躬親待養足不出戶者十有三年石崇重舍
惇行贈以甘旨舍謝而不受或問其故答曰病者綿
昧生理未全既不能進噉又未識人惠若當謬留豈
施者之意也畿竟不起舍二親既終兩兄繼沒次嫂
樊氏因疾失明舍課勵家人盡心奉養每自嘗省藥
饌察問息耗必簪履束帶醫人疏方應須髯虵膽而
尋求備至無由得之舍憂歎累時嘗晝獨坐忽有一
青衣童子年可十三四持一青囊授舍舍開視乃虵
膽也童子逡巡出戶化青鳥飛去得膽藥成嫂病卽
愈由是著名元帝初鎮下邳命爲參軍過江除吳郡
太守王導問舍曰卿今蒞民郡政將何先答曰王師
歲動編戶虛耗南北權豪競招游食國弊家豐執事
之憂且當徵之勢門使反田乘數年之間欲令戶給
人足如其禮樂俟之明宰舍所歷簡而有恩明而能
斷然以威御下導歎曰顏公在事吳人歛手矣未之
官復爲侍中尋除國子祭酒以年老遜位成帝美其
素行就加右光祿大夫賜牀帳被褥勅太官四時致
膳固辭不受于時論者以王導帝之師傅名位隆重
百僚宜爲降禮太常馮懷以問於舍舍曰王公雖重
理無偏敬降禮之言或是諸君事宜鄙人老矣不識

時務既而告人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向馮祖思問
佞於我我有邪德乎人嘗論少正卯盜跖其惡孰深
或曰正卯雖姦不至剖人充膳盜跖爲甚含曰爲惡
彰露人思加戮隱伏之姦非聖不誅由此言之少正
爲甚衆咸服焉郭璞嘗遇含欲爲之筮含曰年在天
位在人修己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
也自有性命無勞著龜桓温求婚於含含以其盛滿
不許惟與鄧攸深交或問江左群士優劣答曰周伯
仁之正鄧伯道之清卞望之之節餘則吾不知也其
抑浮貴實如此自合渡江九世皆葬建康

樂道
風爲王敦叅軍敦將圖逆使召甘卓卓遲疑未赴敦
遣道融召之道融忿敦逆節因說卓曰王敦背恩不
道國家待君至厚今若附之豈不負義生爲逆臣死
爲愚鬼君當僞許應命而馳襲武昌敦衆聞之必不
戰自散大勲可集矣卓喜乃陳敦過逆發兵討之卓
兄子印時爲敦叅軍敦使印求和于卓令其旋軍卓
信之道融曰將軍起義兵而中廢爲敗軍之將竊爲
將軍不取也卓不從道融晝夜涕泣憂憤而死
王諒字幼成丹陽人少有幹才王敦擢叅府事遷武昌

太守轉交州刺史討修湛梁碩之叛既斬湛謀誅碩
不遂碩率衆圍之逼奪其節諒固執不與遂斷其右
臂憤恚而卒

王彪之字叔武丞相導之姪初除佐著作郎東海王文
學屢遷吏部尚書桓溫欲北伐詔不許溫輒下武昌
人情震懼或勸殷浩引身告退彪之言於簡文曰此
非保社稷爲殿下計皆自爲計耳若殷浩去職人情
崩駭天子獨坐旣爾當有任其責者非殿下而誰又
謂浩曰彼抗表問罪卿爲其首事任如此猜釁已構
欲作匹夫豈有全地耶且當靜以待之令相王與手
書示以欵誠陳以成敗當必旋旆若不順命卽遣中
詔如復不奉乃當以正義相裁無故怱怱先自猖獗
浩曰決大事正自難頃日來欲使人悶聞卿此謀意
始得了溫亦奉旨果不進時衆官漸多而遷徙匆速
彪之上議以得賢之道在於能久不收一切之功不
採速成之譽今才寡於世而官多於朝官衆則闕多
闕多則遷速所以職事未修朝風未澄者也職事之
修在於省官朝風之澄在於并職官省則選清而得
久職并則吏簡而俗靜選清則任人久於其事事久
則中才猶足有成無奉祿之虛費簡吏寺之煩役矣

長安人雷弱兒梁安等詐降請兵應接時殷浩鎮壽陽便進據洛彪之與簡文言弱兒等容有詐僞浩未應輕進已而弱兒果詐姚襄反叛浩大敗退守護城簡文笑謂彪之曰果如君言謀無遺策張陳復何以過之轉領軍將軍太常後爲鎮軍將軍會稽內史居郡八年豪右斂跡亡戶歸者三萬餘口桓温下鎮姑孰威勢震主四方修敬皆遣上佐綱紀彪之獨曰大司馬誠爲富貴朝廷既有宰相動靜之宜自當諮稟修敬若遣綱紀致貢天子復何以過之竟不遣忤温檻收下吏會赦免左降爲尚書頃之復爲僕射是時温將廢海西公百寮震慄莫知所爲彪之知温不臣迹已著理不可奪乃命取霍光傳禮度儀制定於須臾曾無懼容簡文崩群臣疑惑未敢立嗣或云宜當須大司馬處分彪之正色曰君崩太子代立大司馬何容得異若先稟諮必反爲所責矣於是朝議乃定及孝武帝卽位太皇太后令以帝冲幼加在諒闇令温依周公居攝故事事已施行彪之曰此異常大事大司馬必當固讓使萬機停滯稽廢山陵未敢奉令謹封還事遂不行温遇疾諷朝廷求九錫袁宏爲文以示彪之彪之視訖歎其文辭之美謂宏曰卿固大

才安可以此示人時謝安見其文又頻使宏改之宏遂逡巡其事既屢引日乃謀於彪之彪之曰聞彼病日增亦當不復支久自可更小遲迴宏從之溫亦尋死尋遷尚書令與安共掌朝政安每日朝之大事衆不能決者諮王公無不得判以年老上疏乞骸骨詔不許至太元二年卒

謝安字安石鯤從子少有時名朝命敦逼皆不就人爲語曰安石不起當如蒼生何年四十餘始應大司馬溫命爲司馬溫深重之尋除吳興太守徵拜侍中遷

吏部尚書中護軍領文崩溫入赴山陵止新亭大陳兵衛延見朝士或言將害王謝遂移晉室坦之甚懼

見溫流汗沾衣倒執手板安從容就席坐定謂溫曰安謂諸侯有道守在四隣明公何須壁後置人耶溫笑曰正自不能不爾遂笑語移日時孝武帝富於春秋政不自己溫威震內外人情噂喅互生同異安與坦之盡忠匡翼終能輯穆及溫病篤諷朝廷加九錫使袁宏具草安見輒改之由是歷旬不就會溫薨錫命遂寢尋爲尚書僕射詔總關中軍事疆敵寇境邊書續至安每鎮以和靖人情頗安符堅率衆號百萬次于淮淝京師震恐加安征討大都督元入問計安

怡然無懼色答曰已別有旨既而寂然玄不敢復言
乃令張元重請安遂命駕出山墅親朋畢集方與元
圍棋賭別墅安棋常劣于元是日元懼便爲敵手而
又不勝安遂游涉至夜乃還指校將帥各當其任元
等旣破堅有驛書至安方對客圍棋看書竟便攝放
牀上了無喜色棋如故客問之徐答云小兒輩遂已
破賊旣罷還內過戶限不覺屐齒折其矯情鎮物如
此常疑劉牢之不可獨任又知王裕之不宜專城後
皆如其言識者服其知人時會稽王道子專權安出
鎮廣陵築新城而居之安雖受朝寄然東山之志始
末不渝每形於言色及鎮新城盡室而行造汎汎之
裝欲須經略粗定自海道還東雅志未就遇疾篤還
都卒年六十六贈太傅諡曰文靖安避亂渡江遂家
建業其後衣冠人物與王導等時稱江左王謝
王坦之字文度其先太原人祖承避亂渡江父述爲尚
書令坦之弱冠與郝超齊名時人謂之語曰盛德絕
倫郝嘉賓江東獨步王文度簡文帝臨崩詔大司馬
溫依周公居攝故事坦之自持詔入於帝前毀之帝
曰天下儻來之運卿何所嫌坦之曰天下宣元之天
下陛下何得專之帝乃使坦之改詔溫薨坦之與謝

安共輔幼主盡忠帝室遷中書令俄出鎮廣陵臨終與謝安桓冲書言不及私惟憂國家朝野共惜之

謝元字幼度安之姪也少穎悟為安所器重及長有經國才略屢辟不起後桓温辟安與王珣為掾並禮重之符堅強盛邊境數被侵寇時求文武良將可以鎮示北方者安乃以玄應舉中書郎郗超雖素與元不善聞而歎之曰安違眾舉親明也玄必不負舉才也時咸以為不然超曰吾嘗與玄共在桓公府見其使才雖履屐間亦得其任所以知之於是徵還拜兗州刺史領廣陵相監江北諸軍事選精銳數千人以

劉牢之為帥號北府兵敵人畏之時符堅遣軍圍

陽屢破走之進號冠軍加領徐州刺史還廣陵以功封東興縣侯及符堅自率兵次於項城眾號百萬玄先遣劉牢之五千人直指洛澗斬梁成堅列陣臨淝水軍不得渡乃使謂符融曰君遠涉吾境而臨水為陣是不欲速戰諸軍稍却令將士得周旋僕與君緩轡而觀之不亦樂乎堅眾皆曰宜阻淝水莫令得上我眾彼寡勢必萬全堅曰但却軍令得過而我以鐵騎數十萬向水逼而殺之融亦以為然遂麾使却陣眾因亂不能止于是元等以精銳八干涉淝水大戰

堅中流矢臨陣斬符融敵衆奔潰自相蹈籍投水死者不可勝計淝水爲之不流餘衆棄甲宵遁聞風聲鶴唳皆以爲王師已至死者十七八獲堅乘輿雲母車儀服器械軍資山積牛馬驢騾駱駝十餘萬詔遣殿中將軍慰勞進號前將軍假節固讓不受賜錢百萬絲千疋旣而安秦符堅喪敗宜乘其釁乃以玄爲前鋒都督率冠軍將軍桓石虔徑造渦潁經略舊都元復率衆次于彭城遣叅軍劉襲攻秦兗州刺史張崇於鄆城走之使劉牢之守鄆城兗州旣平玄患水道險澁糧運艱難用督護聞人夷謀偃占梁水樹柵立七埭以利運漕自此公私利便堅子丕遣將屯黎陽三魏皆降加玄都督徐兗青司冀幽并七州軍事封康樂縣公遇疾求解職疏十餘上久之乃授會稽內史與疾之郡卒於官追贈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諡曰獻武

于珣字元琳洽之子弱冠與陳郡謝元爲桓温掾俱爲温所重嘗謂之曰謝掾年四十必擁旄杖節王掾當作黑頭公皆未易才也珣轉主簿時温經略中夏竟無寧歲軍中機務並委珣焉文武數萬人悉識其面孝武雅好典籍珣與殷仲堪徐邈王恭郗恢等並以

才學文章見昵及王國寶自媚於會稽王道子而與
珣等不協孝武慮身後怨隙必生故出恭恢爲方伯
而委珣端右隆安初國寶用事謀黜舊臣遷珣尚書
令王恭赴山陵欲殺國寶珣止之曰國寶雖終爲禍
亂要罪逆未彰今便先事而發必大失朝野之望恭
乃止旣而謂珣曰比來視君一似胡廣珣曰王陵廷
爭陳平慎默但問厥終何如耳恭尋起兵國寶將殺
珣等僅得免恭復舉兵假珣節進衛將軍都督瑯琊
水陸軍事四年以疾解職歲餘卒

王羲之字逸少司徒導從子高爽異常流年十三謁周
顛顛察而異之太尉郗鑒使門生求壻於導導令就
東廂徧觀子弟門生歸白曰王氏諸少並佳然聞信
至咸自矜持惟一人在東床坦腹卧獨若不聞鑒曰
此正佳婿邪訪之乃羲之也遂以女妻之起家秘書
郎後爲右軍將軍會稽內史謝安總中書嘗與羲之
登冶城悠然遐想有高世之志羲之謂曰夏禹勤王
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給今四郊多壘宜思自
効而虛談廢務浮文妨要非當世所宜安不能用時
殷浩與桓温不協羲之以國家之安在于內外和因
與浩書以戒之浩不從及浩將北伐羲之以爲必敗

以書止之言甚切至浩果爲姚襄所敗復圖再舉又遺浩書曰使君起于布衣任天下之重而喪敗至此恐闔朝群賢未有與人分其謗者若猶以前事爲未工故復求之於分外宇宙雖廣自容何所時東土饑荒羲之輒開倉賑貸而朝廷賦役繁重吳會尤甚羲之上疏爭之事多見從尤長于隸書爲古今之冠人謂羲之人品甚高爲書名所掩云

范甯字武子其先南陽順陽人少篤學多所通覽時浮虛相扇儒雅日替甯著論以王弼何晏之罪深於桀紂解褐爲餘杭令在縣興校養生徒潔已修禮志行之士莫不宗之其年化行遷臨淮太守頃之徵拜中書侍郎在職多所獻替時更營新廟博求辟雍明堂之制甯據經傳奏上皆有典證孝武帝雅好文學甚被親愛朝廷疑議輒諮訪之出爲豫章太守在郡大設庠序遣人往交州採磬石以供學用改革舊制不拘常憲遠近至者千餘人資給衆費一出私錄并取郡四姓子弟皆充學生課讀五經又起學臺功用彌廣江州刺史王凝之上言孝武以甯所務惟學事久不判會赦免旣免官家於丹陽猶勤經學終年不輟年六十三卒於家初甯以春秋穀梁氏未有善釋沉

思積年爲之集解其義精審爲世所重

王珉字季琰少有才藝善行書名出珣右時人爲之語曰法護非不佳僧彌難爲兄僧彌珉小字也時有異沙門名提婆妙解法理爲珣兄弟講毗曇經珉時尚幼講未半便云已解卽於別室與沙門法綱等數人自講之辟州主簿舉秀才不行後歷著作散騎郎國子博士黃門侍郎王獻之爲長兼中書令二人素齊名世謂獻之爲大令珉爲小令云卒時年二十八追贈太常二子朗練義熙中竝歷侍中

吳隱之字處默先世濮陽鄆城人魏侍中質六世孫也

美姿容善談論博涉文史以儒雅標名弱冠而介立有清操雖日晏歡菽不饗其粟儋石無儲不取非其道年十餘丁父憂每號泣行人爲之流涕事母孝謹執喪哀毀過禮祥練之夕群鴈俱集時人以爲孝感隆安中爲廣州刺史假節領平越中郎將未至州二十里地名石門有水曰貪泉飲者懷無厭之欲隱之至泉所酌而飲之因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飲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及在州清操踰厲常食鮭菜帷帳器服皆付外庫始終不易盧循寇南海隱之率厲將士固守彌時長子曠之戰沒循攻擊百有

餘日城遂陷隱之携家累出奔外方得反裝無餘資
及至都惟數畝小宅籬垣仄陋茆屋六間僅容妻子
劉裕賜車牛更爲起宅固辭尋拜度支尚書太常後
遷中領軍清儉不革每月得祿裁畱身糧其餘悉分
振親族身恒布衣不完妻子不霑寸祿義熙八年請
老優詔許之授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賜錢十萬米
三百斛九年卒追贈左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隱之
清操不渝屢被褒飾士以爲榮初隱之爲奉朝請謝
石請爲南將軍主簿隱之將嫁女石知其貧令移厨
帳助其經營使者至方見婢牽犬賣之此外蕭然無
辦其清介如此

南北朝

王曇首太保弘少弟也幼有操尚兄弟分財曇首唯取
圖書而已辟琅琊王大司馬屬曇首有識局智度喜
愠不見於色閨門之內雍雍如也手不執金玉婦女
不得爲飾玩自非祿賜所及一毫不受於人宋文帝
鎮江陵時曇首爲鎮西長史高祖甚知之謂文帝曰
王曇首沈毅有器度宰相才也汝每事咨之文帝入
奉大統議者皆疑不敢下曇首與到彥之固勸并言
天人符應乃率府州文武嚴兵自衛臺所遣百官衆

江寧府志 卷二十一
力不得近及卽位謂曇首曰非宋昌獨見無以致此
以爲侍中尋領右軍將軍徐羨之謝晦等誅曇首與
有力文帝欲封之會讌集因拊御牀曰此坐非卿兄
弟無復今日時封詔已成出以示曇首曇首曰近日
之事覺難將成賴陛下英明速斷罪人斯戮臣等雖
得仰憑天光效其毫露豈可因國之災以爲身幸陛
下雖欲私臣當如直史何封事遂寢時兄弘錄尚書
事又爲揚州刺史曇首爲上所親委任兼兩官彭城
王義康與弘並錄意常快快曇首固乞吳郡文帝曰
豈有欲建大厦而遺其棟梁哉賢兄比屢稱疾固
州任將來若相申許者此處非卿而誰亦何吳郡之
有七年卒文帝爲之慟中書舍人周起侍側曰王家
欲衰賢者先殞文帝曰直是我家衰耳追贈左光祿
大夫

謝弘微晉太保安族孫也出繼從叔峻幼時精神端審
時然後言所繼叔父混名知人見而異之曰此兒深
中夙敏方成佳器有子如此足矣晉義熙初襲峻爵
建昌縣侯弘微家素貧儉而所繼豐泰唯受書數千
卷國吏數人而已遺財祿秩一不關預混風格高峻
少所交納唯與族子靈運瞻曜弘微並以文義賞會

嘗共宴處其外雖復高流時譽莫敢造門瞻等才辭
辯富弘微每以約言服之混謂瞻等曰汝諸人雖才
義豐辯未必皆愜衆心至於領會機賞言約理要故
當與我共推微子又曰微子異不傷物同不害正若
年迨六十必至公輔義熙八年混以劉毅黨獲罪妻
晉陵公主改適瑯琊王練公主雖執意不行而詔與
謝氏離絕公主以家事委之弘微經紀生業事若在
公一錢尺帛出入皆有文簿遷通直郎宋高祖既卽
位以混得罪前代東鄉君節義可嘉聽還謝氏自混
亡至是九載而室宇修整倉庫充盈門徒僕使不異
半日田疇墾闢有加於舊東鄉君歎曰僕射平生重
此子可謂知人僕射爲不亡矣弘微性嚴正舉止必
循禮度事繼親之黨恭謹過常或傳語通訊輒正其
衣冠婢僕之前不妄言笑尊卑大小敬之若神文帝
卽位爲黃門侍郎與王華王曇首殷景仁劉湛等號
曰五臣遷尚書吏部郎叅預機密兄曜卒弘微蔬食
積時哀戚過禮服雖除猶不噉魚肉嘗曰衣冠之變
禮不可踰在心之哀實未能已遂廢食感咽歔歔不
自勝弘微少孤事兄如父兄弟友穆舉世莫及也六
年東宮始建領中庶子尋加侍中固讓不拜乃聽解

中庶子每有獻替及論時事必手書焚草人莫之知九年東鄉君薨資財鉅萬弘微一無所取自以私祿營葬混女夫殷獻素好樗蒲聞弘微不取財物乃濫奪以還戲責內人皆化弘微之讓一無所爭東鄉君葬弘微牽疾臨赴病遂甚十年卒

王僧綽曇首子幼有大成之度衆以國器許之好學有理思練朝典宋元嘉中徙尚書吏部郎叅掌大選究識流品諳悉人物拔才舉能咸得其分二十八年遷侍中任以機密僧綽沈深有局度不以才能高人文帝末年頗以後事爲念以其年少方欲大相付託朝

政小大皆與叅焉從兄徽清介士也懼其太盛勸令損抑僧綽乃求吳郡及廣州文帝並不許會二凶巫蠱事泄文帝先召僧綽具言之及將廢立使尋求前朝舊典劭於東宮夜饗將士僧綽密以啓聞文帝又令選漢魏以來廢諸王故事謂僧綽曰諸人各爲身計便無與國家同憂者僧綽曰建立之事仰由聖懷臣謂唯宜速斷不可稽緩當斷不斷反受其亂願以義割恩畧小不忍不爾便應坦懷如初無煩疑論淮南云以石投水吳越之善沒取之事機雖密易致宣廣不可使難生慮表取笑千載文帝曰卿可謂能斷

大事此事重不可不殷勤三思且庶人始亡人將謂
我無復慈愛之道僧綽曰臣恐千載之後言陛下唯
能裁弟不能裁兒帝默然江湛同侍坐出閣謂僧綽
曰向言不太直切僧綽曰弟亦恨君不直及劾弒逆
轉爲吏部尚書委以事任頃之劭料檢中箱及江湛
家書疏得僧綽所啓饗士并廢諸王事乃收害焉時
年三十一

謝靈運元之孫少好學博覽群書文章之美爲江左第
一襲封康樂公出爲永嘉太守郡有各山水靈運素
所愛好出守旣不得志遂肆意遊遨理人聽訟不復
關懷所至輒爲詩詠以致其意在郡一周稱疾去職
居會稽每有一詩至都下貴賤競寫宿昔聞士庶皆
徧靈運詩書兼絕每文竟手自寫之文帝稱爲二寶
謝惠連方明子靈運族弟也幼有奇才十歲能屬文不
爲父方明所知靈運去官還會稽時方明爲守靈運
造焉遇惠連大相稱賞靈運性無所推重獨重惠連
每有篇章對之輒得佳語嘗於永嘉西堂思詩竟日
不就忽夢見惠連卽得池塘生春草句大以爲工常
云此語有神助

雷次宗字仲倫其先南昌人少慕棲逸不關榮利元嘉

十五年徵至建康開館於雞籠山聚徒教授置生徒百餘人時四學並建文帝數幸次宗館資給甚厚又除給事中不就久之還廬山後又徵詣建康爲築室於鍾山西巖下謂之招隱館使爲太子諸王講喪服禮經次宗不入公門乃使自華林東門入延賢堂就業二十五年卒於鍾山

劉瓛字子珪晉丹陽尹恢六世孫也篤志好學博通訓義年五歲聞舅讀管寧傳欣然欲讀舅更爲說之精意聽受曰此可及也宋大明四年舉秀才除奉朝請不就兄弟三人共處蓬室怡然自樂習業不廢教授常數十人丹陽尹袁粲指聽事前古柳樹謂瓛曰人謂此是劉尹時樹每想高風今復見卿清德可謂不衰矣薦爲秘書郎不見用後拜安成王撫軍行參軍坐事免素無宦情自此不復仕袁粲誅瓛徵服往哭拜致賻助齊高帝踐祚召問政道答曰政在孝經宋氏所以亡陛下所以得之是也帝咨嗟曰儒者之言可寶萬世又謂瓛曰吾應天革命物議以爲何如對曰陛下戒前軌之失加之以寬厚雖危可安若循其覆轍雖安必危及出帝謂司徒褚彥回曰方直乃爾學力故自過人上欲用爲中書郎使吏部尚書何戢

喻旨歎笑曰平生無榮進意後以母老闕養拜彭城會稽郡丞學徒從之者轉衆除步兵校尉不拜公姿狀纖小儒業冠于當時當時推其大儒以比古之曹鄭性謙率不以高名自居住在檀橋瓦屋數間上皆穿漏學徒敬慕不敢指斥呼爲清溪竟陵王子良親往修謁表爲立館以城西楊烈橋故主第給之公曰此華宇豈吾宅邪未及徙居遇疾卒少有至性祖母病疽經年手持膏藥漬指爲爛母孔氏甚嚴明謂親戚曰阿稱便是今世曾子稱歟小名也年四十餘未有婚對建元中高帝與司徒褚彥回爲娶王氏女王氏穿壁挂履土落孔氏牀上孔氏不悅歟卽出其妻及居母憂住墓下不出廬足爲之屈杖不能起梁武帝少時嘗從受業天監元年下詔爲立碑謚貞簡先生所著文集行於世

王僧虔僧綽弟世爲宰輔昆弟有時名太保弘每與兄弟集會任諸子孫相戲僧達下地跳作虎子僧虔年數歲獨正坐採蠟燭珠爲鳳凰弘曰此兒終當爲長者弱冠善隸書宋文帝見其書素扇歎曰非唯跡逾子敬方當器雅過之除秘書郎太子舍人轉義陽王文學太子洗馬遷司徒左西屬兄僧綽爲元凶所害

江寧府志 卷二十一
親賓咸勸僧虔逃僧虔涕泣曰吾兄奉國以忠貞撫
我以慈愛今日之事苦不見及耳若同歸九泉猶羽
化也孝建初出爲武陵太守兄子儉於中途得病僧
虔爲廢寢食同行客慰喻之僧虔曰昔馬援處兒姪
之間一情不異鄧攸於弟子更逾所生吾實懷其心
誠未異古若此兒不救便當回舟謝職無復遊宦之
興矣還爲中書郎轉中庶子泰始中出爲吳興太守
又徙會稽中書舍人阮佃夫請假東歸客勸僧虔以
佃夫要倖宜加禮接僧虔曰我立身有素豈能曲意
此輩彼若見惡當拂衣去耳佃夫言於明帝坐免官
尋以白衣兼侍中出監吳郡太守歷湘州刺史所在
以寬惠著稱昇明二年爲尚書令僧虔好文史解音
律欲釐正雅樂不果齊高帝革命遷持節都督湘州
諸軍事清簡無所欲不營財產百姓安之武帝卽位
遷侍中開府儀同三司乃謂兄子儉曰汝任重於朝
行當有八命之禮我若復此授則一門有二台司實
可畏懼乃固辭不拜武帝優而許之嘗謂客曰君子
所憂無德不憂無寵吾衣食周身榮位已過所慚庸
薄無以報國豈容更受高爵方貽官謗耶兄子儉爲
朝宰起長梁齋制度小過僧虔視之不悅竟不入戶

儉卽毀之永明三年薨

伏曼容字公儀安丘人少篤學善老易聚徒教授以自業爲驃騎行叅軍宋明帝好周易集朝臣于清暑殿講詔曼容執經曼容素美采帝以方嵇叔夜使陸探微畫叔夜像賜之袁粲爲丹陽尹請爲江寧令入拜尚書郎入齊爲太子率更令與王儉深相交好建武中拜中散大夫曼容宅在瓦官寺東施高座于聽事每升坐講說生徒常數十百人梁臺建以舊儒臣召拜司徒有周易毛詩喪服集解老莊論語義行于世

